南匈奴傳第七十九　范曄　後漢書八十九

南匈奴

前書直言匈奴傳不言南北今稱南者明其爲北生義也以前單于向化尤深故舉其順者以冠之東觀記稱匈奴南單于列傳范曄因去其單于二字

南匈奴醯落尸逐鞮單于比者

醯音火兮反　呼

韓邪單于之孫

前書曰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呼韓邪即冒頓單于子也名稽侯狦狦音山諫反冒頓單于至比父子相承十代以單于自呼韓邪單于之子也匈奴謂孝爲若鞮

烏珠留若鞮單于之子也

匈奴謂孝爲若鞮

後與漢親密見漢帝論為孝慕之至其子復珠累單于以下皆稱若鞮南單于此以下直稱鞮也自呼韓邪後諸子以次立至比季父孝單于輿時以比為右奧鞮日逐王部領南邊及烏桓奧音於六反鞮音九言反下並同建武初彭寵反畔於漁陽單于與共連兵因復權立盧芳使入居五原東觀記芳安定人屬國胡數千畔在參蠻芳從之詐姓劉氏自稱西平王會匈奴句林王將兵來降參蠻胡芳因隨入匈奴留數年單于以中國未定欲輔立之遣母攣且王求入五原與假號將軍李興等結謀興比至單于庭迎芳芳外倚匈奴內因興等故能廣略邊郡

南匈奴

光武初方平諸夏未遑外事也遑暇至六年始令歸德侯劉颯使匈奴匈奴亦遣使來獻漢復令中郎將韓統報命賂遺金幣以通舊好舊好謂宣帝和帝之代與國和親而單于驕踞自比冒頓先曰淳維自淳維至頭曼千有餘歲冒頓始皇之時為鳴鏑弒頭曼代立控絃三十餘萬強盛與諸夏為敵國踞媮無禮寄尼高祖戲侮呂后事見前書冒頓匈奴單于也即夏后氏之苗裔也其對使者辭語悖慢前書更始二年冬遣中郎將歸德侯颯大司馬護軍陳遵使匈奴授單于漢制璽綬單于輿驕謂遵颯曰匈奴本與漢為兄弟匈奴中亂孝宣帝輔立呼韓邪單于故稱臣以尊漢今漢亦大亂為王莽篡位匈奴亦出擊莽空其邊境今天

下騷動思漢莽卒以敗而漢復尊我
遵與颯相定距單于終持此論語詞悖慢即此類也

帝待之如初初使命常通而匈奴數與盧芳共侵北邊九年遣大司馬吳漢等擊之經歲無功而匈奴轉盛鈔暴日增十三年遂寇河東州郡不能禁於是漸徙幽并邊人於常山關居庸關已東前書代郡有常山關上谷郡居庸縣有關匈奴左部遂復轉居塞內朝廷患之增緣邊兵郡數千人大築亭候修烽火匈奴聞

匈奴

漢購求盧芳貪得財帛乃遣芳還降望得其賞而芳以自歸爲功不稱匈奴所遣單于復恥言其計故賞遂不行由是大恨入寇尤深二十年遂至上黨扶風天水二十一年冬復寇上谷中山殺略鈔掠甚衆北邊無復寧歲言緣邊之郡無安寧之歲初單于弟右谷蠡王伊屠知牙師谷音鹿蠡音離又次當左賢王左賢王即是單于儲副單于欲傳其子遂殺知

牙師知牙師者王昭君之子也昭君字嬙南郡人也（前書曰南郡秭歸人）初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時呼韓邪來朝帝敕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景裴回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失信遂與匈奴生二子及呼韓邪死其

前閼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書求歸成帝敕令從胡俗遂復爲後單于閼氏焉比見知牙師被誅出怨言曰以兄弟言之我前單于長子谷蠡王次當立以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我當立遂內懷猜懼庭會稀闊單于疑之乃遣兩骨都侯監領比所部兵二十二年單于輿死子左賢王烏達鞮侯立爲單于復死弟左賢王蒲奴立爲單于比不得立

既懷憤恨而匈奴中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草木盡枯人畜飢疫死耗太半（三分損二爲太半）單于畏漢乘其敝乃遣使詣漁陽求和親於是遣中郎將李茂報命而比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二十三年詣西河太守前書曰匈奴法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八月大會蹛林課校人畜計蹄音帶又音多因曰單于言冥慙日逐夙來欲爲不

善若不誅且亂國時比弟漸將王在單于帳下聞之馳以報比比懼遂斂所主南邊八郡衆四五萬人待兩骨都侯還欲殺之骨都侯且到知其謀皆輕騎亡去以告單于單于遣萬騎擊之見比衆盛不敢進而還二十四年春八部大人共議立比爲呼韓邪單于以其大父嘗依漢得安故欲襲其號於是款五原塞願永爲蕃蔽扞禦北

虜帝用五官中郎將耿國議乃許之其冬比自立爲呼韓邪單于（東觀記曰十二月癸丑匈奴始分爲南北單于）二十五年春遣弟左賢王莫將兵萬餘人擊北單于弟薁鞬左賢王生獲之又破北單于帳下并得其衆合萬餘人馬七千匹牛羊萬頭北單于震怖却地千里初帝造戰車可駕數牛上作樓櫓置於塞上以拒匈奴（櫓即樓也釋名曰樓無屋爲櫓也）時人見者或相謂曰讖言漢九世當却北狄地千里豈謂此邪及是果拓地焉北部薁鞬骨都侯與右骨都侯率衆三萬餘人來歸南單于南單于復遣使詣闕奉藩稱臣獻國珍寶求使者監護遣侍子修舊約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郴（丑吟反）副校尉王郁使南單于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單于乃延迎使者曰單于當伏拜受詔單于顧望有頃乃伏稱

臣拜訖令譯曉使者曰單于新立誠慙於左右願使者衆中無相盈折也骨都侯等見皆泣下彬等反命詔乃聽南單于入居雲中遣使上書獻駱駝二頭文馬十匹（杜預注左傳曰文馬畫馬爲文也）夏南部五骨都侯合三萬餘賢王將其衆又南部二百餘里共立薁鞬左賢王爲單于月餘日吏相攻擊五骨都侯皆死左賢王遂自投諸骨都侯子各擁兵自守秋南單于遣子入侍奉奏詣闕詔賜單于冠帶衣裳黃金璽盭緺綬（盭音戾草名以爲名則漢諸侯王制戾草染綬因以綠色也）安車羽蓋華藻駕駟寶劒弓箭黑節二駙馬二黃金錦繡繒布萬匹絮萬斤樂器鼓車棨戟甲兵飲食什器（有衣之戟曰棨）又轉河東米糒二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贍給之令中郎將置安集

掾史將弛刑五十人持兵弩隨單于所處
參辭訟察動靜單于歲盡輒遣奉奏。劉攽曰案文少一使字送侍子入朝中郎將從事一人將領詣
闕漢遣謁者送侍子還單于庭交會道
路元正朝賀拜祠陵廟畢漢乃遣單于使
令謁者將送賜綵繒千匹錦四端金十斤
太官御食醬及橙橘龍眼荔支賜單于母
及諸閼氏單于左右賢王左右谷蠡

王骨都侯有功善者增綵合萬匹歲以為
常匈奴俗歲有二龍祠常以正月五月九
月戊日祭天神南單于既內附兼祠漢帝
因會諸部議國事走馬及駱駝為樂其大
臣貴者左賢王次左谷蠡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賢王次
右谷蠡王謂之四角次左右日逐王次左
右溫禺鞮王次左右漸將王是為六角皆
單于子弟次第當為單于者也異姓大臣

左右骨都侯次左尸逐骨都侯其餘日
逐且渠當戶諸官號（且音子余反）各以權力優劣
部衆多少爲高下次第焉單于姓虛連題
前書曰單于姓攣鞮氏其國猶之曰撐犂孤塗匈奴謂天爲撐犂謂子爲孤塗單與此不同也異姓
有呼衍氏須卜氏丘林氏蘭氏（前書冒頓單于時大姓有呼衍氏蘭氏須卜氏其國猶之曰撐犂孤塗單于姓貴種也）四姓爲國中名族常與單于
婚姻呼衍氏爲左蘭氏須卜氏爲右王斷
獄聽訟當決輕重口白單于無文書簿領

焉冬前畔五骨都侯子復將其衆三千人
歸南部北單于使騎追擊悉獲其衆南單
于遣兵拒之逆戰不利於是復詔單于徙
居西河美稷因使中郎將段郴及副校尉
王郁留西河擁護之爲設官府從事　掾
史令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弛刑五百人
助中郎將衛護單于冬屯夏罷自後以爲
常及悉復緣邊八郡南單于既居西河亦

列置諸部王助爲扞戍使韓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賢王屯朔方當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雲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將軍屯鴈門粟籍骨都侯屯代郡皆領部衆爲郡縣偵羅耳目（偵音丑政反羅音力賀反猶今言探候偵羅也）北單于惶恐頗還所略漢人以示善意鈔兵每到南部下還過亭候輒謝曰自擊亡虜冀蒙日逐耳非敢犯漢人也二十七

年北單于遂遣使詣武威求和親天子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於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二十八年北匈奴復遣使詣闕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與俱獻見帝下三

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奏曰臣聞孝宣皇帝勑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爲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強以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爲懼命愈多然今經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

絶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明加曉告以前世呼韓邪郅支行事呼韓單于稱臣受賞郅支單于背德被誅以此二者行事曉告之也郅支即呼韓兄名呼屠吾斯自立爲單于擊走呼韓邪單于者也適猶所也言報答之辭必令得所也今立臺章并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爲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郅支自相讎隙並蒙孝宣皇帝

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郅支（元帝時郅支坐殺使者谷吉都護甘延壽與副陳湯發西域兵誅斬之）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衆南向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埽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爲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疎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效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齎雜繒五百匹弓鞬韇九一矢四發遣遺

單于 韝音居言反方言云藏弓爲韝藏箭爲韇九即箭箙也發四矢曰發見歲禮也○劉攽曰正文矢四發遺遺單于案文多一遺字緣上文已有爾字也 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少府屬官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劒言劒利可以斬馬 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竽瑟空侯皆敗願復裁賜 言更請裁賜也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爲務竽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劒故未以齎 言不齎持往遺也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

聞帝悉納從之二十九年賜南單于羊數萬頭三十一年北匈奴復遣使如前乃重書報荅賜以綵繒不遣使者單于比立九年薨中郎將段郴將兵赴弔祭以酒米分兵衛護之弟左賢王莫立帝遣使者齎璽書鎮慰拜授璽綬冠幘絳單衣三襲童子佩刀綈帶各一 童子刀謂小刀也說文曰綈織成帶也音古本反 又賜綵綵四千匹令賞賜諸王骨都侯已下其

後單于薨弔祭慰賜以此爲常弔祭其薨者慰其新立者丘浮尤鞮單于莫中元元年立一年薨弟汗立伊伐於慮鞮單于汗中元二年立永平二年北匈奴護于丘率衆千餘人來降南部單于汗立二年薨單于比之子適立醓僮尸逐侯鞮單于適永平二年立五年冬北匈奴六七千騎入于五原塞遂寇雲中至原陽南單于擊却之原陽縣名屬雲中郡西河長史馬襄赴救虜乃引去單于適立四年薨單于莫子蘇立是爲丘除車林鞮單于數月復薨單于適之弟長立胡邪尸逐侯鞮單于長永平六年立時北匈奴猶盛數寇邊朝廷以爲憂會北單于欲合市遣使求和親顯宗冀其交通不復爲寇乃許之八年遣越騎司馬鄭衆北使報命而南部須卜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使懷嫌怨欲

畔密因北使令遣兵迎之鄭衆出塞疑有異伺候果得須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由是始置度遼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度遼將軍事副校尉來苗左校尉閻章右校尉張國將黎陽虎牙營士騎千人又遣騎都尉秦彭將兵屯美稷其年秋北虜果遣二千騎候望朔方作馬革舩欲

度迎南部畔者以漢有備乃引去復數寇鈔邊郡焚燒城邑殺略甚衆河西城門晝閉帝患之十六年乃大發緣邊兵遣諸將四道出塞北征匈奴南單于遣左賢王信隨太僕祭肜及吳棠出朔方高闕攻皐林温禺犢王於涿邪山虜聞漢兵來悉度漠去肜棠坐不至涿邪山免以騎都尉來苗行度遼將軍

○劉攽曰案文行某官當有事字此傳中凡十處少皆當益之其

年北匈奴入雲中遂至漁陽太守廉范擊
卻之詔遣使者高弘發三郡兵追之無所
得建初元年來苗遷濟陰太守以征西大
將軍耿秉行度遼將軍（多一大字又行當作爲也）時皐林溫禺犢王復將衆還居
涿邪山南單于聞知遣輕騎與緣邊郡及
烏桓兵出塞擊之斬首數百級降者三四
千人其年南部苦蝗大飢詔宗稟給其貧

（劉攽曰案秉傳不爲大將軍又眞爲度遼此）

人三萬餘口七年耿秉遷執金吾以張掖
太守鄧鴻行度遼將軍八年北匈奴三木
樓訾大人稽留斯等率二萬八千人馬二
萬匹牛羊十餘萬款五原塞降元和元年
武威太守孟雲上言北單于復願與吏人
合市詔書聽雲遣驛使迎呼慰納之（劉攽曰案驛譯作譯見上）北單于乃遣大且渠伊莫訾王等（且音子余反下並同）驅牛馬萬餘頭來與漢賈客交易諸王

大人或前至○劉攽曰案文前當作隨所在郡縣爲設官邸賞賜待遇之南單于聞乃遣輕騎出上郡遮略生口鈔掠牛馬驅還入塞二年正月北匈奴大人車利涿兵等亡來入塞凡七十三輩時北虜衰耗黨衆離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單于長立二十三年薨單于汙之子宣立伊屠於閭鞮單于宣元和二年立其歲單于遣兵千餘人獵至涿邪山卒與北虜溫禺犢王遇卒音七忽反因戰獲其首級而還冬孟雲上言北虜以前既和親而南部復往鈔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塞謂宜還南所掠生口以慰安其意肅宗從太僕袁安議許之乃下詔曰昔玁狁獯粥之敵中國其所由來尚矣周曰玁狁堯曰獯粥秦曰匈奴往者雖有和親之名終無絲髮

之効墝埆之人屢嬰塗炭（墝埆謂險要之地荼苦也墝音苦交反埆音苦角反）父戰於前子死於後弱女乘於亭障孤兒號於道路老母寡妻設虛祭飲泣淚想望歸魂於沙漠之表豈不哀哉（父戰於前已下前書賈捐之之辭詔增損用之也）傳曰江海所以能長百川者以其下之也（老子曰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也）少加屈下尚何足病況今與匈奴君臣分定辭順約明貢獻累至豈宜違信自受其曲其勑度遼及領中郎將龐奮倍雇南部所得生口以還北虜（雇賞報也）其南部斬首獲生計功受賞如常科於是南單于復令薁鞬日逐王師子將輕騎數千出塞掩擊北虜復斬獲千人北虜衆以南部為漢所厚又聞取降者歲數千人章和元年鮮卑入左地擊北匈奴大破之斬優留單于取其匈奴皮而還（○劉攽曰案匈奴一種安能盡取其皮明多匈奴二字或云取其胷皮）北庭大亂屈蘭

儲單胡都須等五十八部口二十萬勝兵八千人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單于宣立三年薨單于長之弟屯屠何立休蘭尸逐侯鞮單于屯屠何章和二年立時北虜大亂加以飢蝗降者前後而至南單于將并北庭會肅宗崩竇太后臨朝其年七月單于上言臣累世蒙恩不可勝數孝章皇帝聖思遠慮遂欲見成就故令烏桓鮮卑討北虜斬單于首級破壞其國今所新降虛渠等詣臣自言去歲三月中發虜庭北單于創刈南兵又畏丁令鮮卑（令音零）遁逃遠去依安侯河西今年正月骨都侯等復共立單于異母兄右賢王爲單于其人以新降渠帥雜議方略皆曰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并爲一國令漢家長

無北念又今月八日新降右須日逐鮮堂
輕從虜庭遠來詣匡言北虜諸部多欲內
顧但恥自發遣故未有至者若出兵奔擊
必有響應今年不往恐復并壹臣伏念先
父歸漢以來被蒙覆載嚴塞明候大兵擁
護積四十年臣等生長漢地開口仰食歲
時賞賜動輒億萬雖垂拱安枕慙無報効
之地願發國中及諸部故胡新降精兵遣

左谷蠡王師子左呼衍日逐王須訾將萬
騎出朔方左賢王安國右大且渠王交勒
蘇將萬騎出居延期十二月同會虜地臣
將餘兵萬人屯五原朔方塞以爲拒守臣
素愚淺又兵衆單少不足以防內外願遣
執金吾耿秉度遼將軍郤鴻及西河雲中
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力而北令北地安
定太守各屯要害冀因聖帝威神一舉平

定臣國成敗要在今年已勑諸部嚴兵馬訖九月龍祠悉集河上唯陛下裁哀省察太后以示耿秉秉上言昔武帝單極天下欲臣虜匈奴未遇天時事遂無成宣帝之世會呼韓來降故邊人獲安中外爲一生人休息六十餘年及王莽篡位變更其號乃畔光武受命復懷納之緣邊壞郡得以

漢賜單于印文曰匈奴單于璽無漢字王莽改曰新匈奴單于章 耗擾不止單于

還復烏桓鮮卑咸來歸義威鎮四夷其效如此今幸遭天授北虜分爭以夷伐夷國家之利宜可聽許秉因自陳受恩分當出命效用太后從之永元元年以秉爲征西將軍與車騎將軍竇憲率騎八千與度遼兵及南單于衆二萬騎出朔六擊北虜大破之北單于奔走首虜二十餘萬人（劉攽曰案文多一人字）事已具竇憲傳二年春鄧鴻遷大鴻臚

以定襄太守皇甫棱行度遼將軍南單于復上求滅北庭於是遣左谷蠡王師子等將左右部八千騎出雞鹿塞（塞在朔方郡窳渾縣北窳音俞）中郎將耿譚遣從事將護之至涿邪山乃留輜重分爲二部各引輕兵兩道襲之左部北過西海至河雲北（河雲匈奴中地名也）右部從匈奴河水（劉攽曰案匈河自是水名安出奴字）西繞天山南麓甘微河二軍俱會夜圍北單于大驚（劉攽曰案人少單于二字）率精兵千餘人合戰單于被創憚馬復上將輕騎數十遁走僅而免脫得其王匿獲閼氏及男女五人斬首八千級生虜數千口而還是時南部連剋獲納降黨衆最盛領戶三萬四千口二十三萬七千三百勝兵五萬一百七十故從事中郎將（劉攽曰案文多一從字言故事如此）置從事二人耿譚以新降者多上增從事十二人三年北單于復爲右校

尉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在其弟右谷蠡
王於除鞬自立爲單于將右溫禺鞬王骨
都侯已下衆數千人止蒲類海遣使款塞
大將軍竇憲上書立於除鞬爲北單于朝
廷從之四年遣耿夔即授璽綬賜玉劒四
具羽蓋一駟○劉攽曰案玉劒四具非是當云玉具劒四又衍一駟字使中郎
將任尚持節衛護屯伊吾如南單于故事
方欲輔歸北庭會竇憲被誅五年於除鞬

南匈奴

自畔還北帝遣將兵長史王輔以千餘騎
與任尚共追誘將還斬之破滅其衆單于
屯屠何立六年薨單于宣弟安國立單于
安國永元五年立安國初爲左賢王而無
稱譽左谷蠡王師子素勇黠多知前單于
宣及屯屠何皆愛其氣決故數追將兵出
塞掩擊北庭還受賞賜天子亦加殊異是
以國中盡敬師子而不附安國由是疾師

子欲殺之其諸新降胡初在塞外數爲師子所驅掠皆多怨之安國因是委計降者與同謀議安國既立爲單于師子以次轉爲左賢王覺單于與新降者有謀乃別居五原界單于每龍會議事師子輒稱病不往皇甫棱知之亦擁護不遣單于懷憤益甚六年春皇甫棱免以執金吾朱徽行度遼將軍時單于與中郎將杜崇不相平廼

上書告崇諷西河太守令斷單于章無由自聞而崇因與朱徽上言南單于安國疎遠故胡親近新降欲殺左賢王師子及左臺且渠劉利等又右部降者謀共迫脅安國起兵背畔請西河上郡安定爲之儆備和帝下公卿議皆以爲蠻夷反覆雖難測知然大兵聚會必未敢動搖今宜遣有方略使者之單于庭與杜崇朱徽及西河

太守并力觀其動靜如無它變可令崇等就安國會其左右大臣責其部衆橫暴爲邊害者共平罪誅若不從命令爲權時方略事畢之後裁行客賜言以主客之禮裁量賜物不多與也亦足以威示百蠻帝從之於是徽崇遂發兵造其庭安國夜聞漢軍至大驚弃帳而去因舉兵及將新降者欲誅師子師子先知乃悉將廬落入曼柏城安國追到城下門閉不得入朱徽遣吏曉譬和之安國不聽城既不下乃引兵屯五原崇徽因發諸郡騎追赴之急衆皆大恐安國勇骨都侯喜爲等慮并被誅乃收格殺安國安國王立一年單于適之子師子立亭獨尸逐侯鞮單于師子永元六年立降胡五六百人夜襲師子安集掾王恬將衛護士與戰破之於是新降胡遂相驚動十五部二十餘萬人皆

反畔脅立前單于屯屠何子奠鞮日逐王
逢矣爲單于遂殺略吏人燔燒郵亭廬帳
將車重向朔方欲度漠北於是遣行車騎
將軍鄧鴻越騎校尉馮柱行度遼將軍朱
徽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郡國積射
緣邊兵漢有迹射士言尋迹而射之積亦與迹同古字通也烏桓校尉任
尚將烏桓鮮卑合四萬人討之時南單于
又中郎將杜崇屯牧師城逢矣將萬餘騎

攻圍之未下冬鄧鴻等至美稷逢矣乃乘
冰度隰向滿夷谷南單于遣子將萬騎又
杜崇所領四千騎與鄧鴻等追擊逢矣於
大城塞斬首三千餘級得生口及降者萬
餘人馮柱復分兵追擊其別部斬首四千
餘級任尚率鮮卑大都護蘇拔廬胡罪反烏桓
大人勿柯八千騎要擊逢矣於滿夷谷復
大破之前後凡斬萬七千餘級逢矣遂率

衆出塞漢兵不能追七年正月軍還馮柱將虎牙營留屯五原罷遣鮮卑烏桓羌胡兵討封蘇拔廆爲率衆王又賜金帛鄧鴻還京師坐逗留失利下獄死（按軍法逗留畏懦者斬逗音豆）後帝知朱徽杜崇失胡和又禁其上書以致反畔皆徵下獄死以鴈門太守龐奮行度遼將軍逢侯於塞外分爲二部自領右部屯涿邪山下左部屯朔方西北相去數百里八年冬左部胡自相疑畔還入朔方塞龐奮迎受慰納之其勝兵四千人弱小萬餘口悉降以分處北邊諸郡南單于以其右溫禺犢王烏居戰（溫禺犢王名烏居戰也）始與國同謀欲考問之烏居戰將數千人遂復反畔出塞外山谷閒爲吏民害秋龐奮馮柱與諸郡兵擊烏居戰其衆降於是徙烏居戰衆及諸還降者二萬餘人於安定北地馮

柱還遷將作大匠逢侯部衆飢窮又爲鮮
卑所擊無所歸竄逃去塞者駱驛不絕單
于師子立四年薨單于長之子檀立萬氏
尸逐鞮單于檀永元十年立十二年龐奮
遷河南尹以朔方太守王彪行度遼將軍
南單于北歲遣兵擊逢侯多所虜獲收還
生口前後以千數逢侯轉困迫十六年北
單于遣使詣闕貢獻願和親脩呼韓邪故

南匈奴

約和帝以其舊禮不備未許之而厚加賞
賜不荅其使元興元年重遣使詣敦煌貢
獻辭以國貧未能備禮願請大使當遣子
入侍（天子降大使至國即遣子隨大使入侍）時鄧太后臨朝亦不
荅其使但加賜而已永初三年（安帝即位之二年也）夏
漢人韓琮隨南單于入朝既還說南單于
云關東水漬人民飢餓死盡可擊也單于
信其言遂起兵反畔攻中郎將耿种於美

稷秋王彪卒冬遣行車騎將軍何熙副中
郎龐雄擊之（劉攽曰案文少一將字）四年春檀遣千餘
騎寇常山中山以西域校尉梁慬行度遼
將軍（慬音勤）與遼東太守耿夔擊破之事已
具慬夔傳單于見諸軍並進大恐怖顧讓
（也讓責也反顧責韓琮也）韓琮曰汝言漢人不死盡今是何等人也（顧反）乃遣使乞降許之單于脫帽徒
跣對龐雄等拜陳道死罪於是赦之遇待

始初乃還所鈔漢民男女及羌所略轉賣
入匈奴中者合萬餘人（南單于檀信韓琮之言遣兵反既被擊敗陳謝
（死罪還所鈔之男女）五年梁慬耿夔行
度遼將軍元初元年（安帝永初六年改爲元初元年）夔免以
烏桓校尉鄧遵爲度遼將軍遵皇太后之
從弟故始爲眞將軍焉（自置度遼將軍以來皆權行其事今始以鄧遵爲正度遼將軍此後更無行者也）四年逢侯爲鮮卑所破部衆
分散皆歸北虜五年春逢侯將百餘騎亡

還詣朔方塞降鄧遵奏徙逢侯於潁川郡
逢侯本是前單于也屠何子右賢王日逐王諸降胡萬餘人皆立為單于既破鮮卑所破部衆分散若留在匈奴或恐更相招引故徙於潁川郡也建光元年安帝元初七年改為永寧元年永寧二年改為永建光元年鄧遵免復以耿夔代為度遼將軍時鮮卑寇邊夔與溫禺鞮王呼尤徽將新降者連年出塞討擊鮮卑還遠復各令屯列衝要還使新降者屯列衝要而耿夔徵發煩劇衆新降者皆恨謀畔單于檀立二十七年薨弟拔立耿

夔復免以太原太守法度代為將軍○劉攽曰案一傳中處處皆云度遼將軍惟三處没度遼字以後又復舉之明此三處脫漏也烏稽侯尸逐鞮單于拔延光三年立夏新降一部大人阿族等遂反畔聲呼尤徽曰我老矣受漢家恩寧死不能相隨衆欲殺之有救者得免阿族等遂將妻子輜重亡去中郎馬翼遣兵與胡騎追擊破之斬首及自投河死者殆盡殆近也欲死盡所餘無幾獲馬

牛羊萬餘頭冬法度卒四年漢陽太守傅衆代爲將軍其冬傅衆復卒永建元年（順帝即位之年）以遼東太守龐參代爲將軍先是朔方以西障塞多不脩復鮮卑因此數寇南部殺漸將王（匈奴有左右漸將王）單于憂恐上言求復障塞順帝從之乃遣黎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黎陽先置營兵以南單于求復障塞恐入侵擾亂置屯兵於中山北界舊中山郡今之定州是也定州者則在河北也）增置緣邊諸郡兵列屯塞下教習戰

南匈奴

射單于拔立四年薨弟休利立去特若尸逐就單于休利永建三年立四年龐參遷大鴻臚以東平相宋漢代爲度遼將軍陽嘉二年漢遷太僕以烏桓校尉耿曄代爲度遼將軍永和元年（陽嘉五年改爲永和元年）曄病徵以護羌校尉馬續代爲度遼將軍五年夏南匈奴左部句龍王吾斯車紐等背畔率三千餘騎寇西河因復招誘右賢王合七八千

騎圍美稷殺朔方代郡長史馬續與中郎將梁並烏桓校尉王元發緣邊兵及烏桓鮮卑羌胡合二萬餘人掩擊破之吾斯等遂更屯聚攻沒城邑天子遣使責讓單于開以恩義令相招降單于本不豫謀乃脫帽避帳詣並謝罪並以病徵五原太守陳龜代爲中郎將龜以單于不能制下（吾斯等攻沒城邑單于雖不預謀殺然不能制下即是不逼其任）逼迫之單于及其弟左賢王皆自殺單于休利立十三年龜又欲徙單于近親於內郡而降者遂更狐疑龜坐下獄死（陳龜逼迫單于及弟皆令自殺又欲徙其親近者遂致狐疑此則陳龜之由也）大將軍梁商以羌胡新反黨衆初合難以兵服宜用招降乃上表曰匈奴寇畔自知罪極窮鳥入懷獸皆知救死況種類繁熾不可單盡（單亦盡也猶書之謨謀孔安國曰謨亦謀也謀也即是古書之重語）今轉運日增三軍疲苦虛內給外非中國之利竊

見度遼將軍馬續素有謀謨且典邊日久深曉兵要每得續書與臣策合宜令續深溝高壁以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其期約如此則醜類可服（醜等也言等類可服也）國家無事矣帝從之乃詔續招降畔虜商又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強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

南匈奴

所長也而戎狄之所短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踈及遠則匈奴之弓不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游弩往來什伍俱前匈奴之兵不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不能支也下馬步鬬劒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不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並具朝錯三章之兵體因梁商論其長短故備錄之此乃兵家之要）宜務先所長以觀其變設購開賞宜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續及諸郡並各遵行於是右賢王部抑鞮等萬三千口詣續降秋句龍吾斯等立句龍王車紐

南匈奴

爲單于東引烏桓西收羌戎及諸胡等數萬人攻破京兆虎牙營（虎牙營即京兆虎牙都尉也西羌傳云置虎牙都尉於雍漢官儀曰涼州近羌數犯三輔京兆虎牙扶風都尉將兵衛護園陵也）殺上郡都尉及軍司馬遂寇掠并涼幽冀四州乃徙西河治離石（離石即西河之屬縣也）上郡治夏陽朔方治五原（移朔方就五原郡）冬遣中郎將張耽將幽州烏桓諸郡營兵擊畔虜車紐等戰於馬邑斬首二千級獲生口及兵器牛羊甚衆車紐等將諸豪帥骨都侯已降而吾斯猶率其部曲與烏桓寇鈔六年春馬續率鮮卑五千騎到穀城擊之斬首數百級張耽性勇銳而善撫士卒軍中皆爲用命遂繩索相懸上通天山大破烏桓悉斬其渠帥還得漢民獲其畜生財物夏馬續復免以城門校尉吳武代爲將軍漢安元年（順帝永和七年改爲漢安元年也）秋吾斯與薁鞬臺耆且渠伯德

等復掠井部（奠鞮或作奠鞮前書兩字通今依前書不改也）呼蘭若尸
遂就單于兜樓儲先在京師漢安二年立
之天子臨軒大鴻臚持節拜授璽綬引上
殿賜青蓋駕駟鼓車安車駙馬騎玉具刀
劒什物（玉具標首鐔衛盡用玉爲之）給綵布二千匹賜單
于閼氏以下金錦錯雜具軿車馬二乘遣
行中郎將持節護送單于歸南庭詔太常
太鴻臚與諸國侍子於廣陽城門外（廣陽洛陽
城西面南頭門）祖會饗賜作樂角抵百戲（角抵之戲則魚龍爵馬之
屬言兩兩相當亦角而爲抵對即今之鬬用古之角抵也○劉攽曰注今之鬬用案用當作朋）順帝
幸胡桃宮臨觀之冬中郎將馬寔募刺殺
句龍吾斯送首洛陽建康元年（漢安三年改爲建康元年）
進擊餘黨斬首千二百級烏桓七十萬餘
口皆詣寔降車重牛羊不可勝數單于兜
樓儲立五年薨伊陵尸逐就單于居車兒
建和元年立（桓帝即位之年）至永壽元年（桓帝永興三年改爲

永壽元年匈奴左薁鞮臺耆且渠伯德等復畔寇鈔美稷安定屬國都尉張奐擊破降之事已具奐傳延熹元年桓帝之年南單于諸部並畔遂與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部以張奐爲北中郎將討之單于諸部悉降奐以單于不能統理國事乃拘之上立左谷蠡王張奐上書請立左谷蠡王爲單于也桓帝詔曰春秋大居正春秋法五始之要故經曰元年春王正月言王者即位之年宜大開恩宥其居車兒即是桓帝即位之建和元年立自立以來一心向化宜寬宥之居車兒一心向化何罪而黜其遣還單于居車兒立二十五年薨子某立凡言某者史失其名故稱某以記之夷狄無字既無典誥故某者即是其名○劉攽曰注案此是兩說中間當有一說二字也屠特若尸逐就單于某熹平元年立熹平靈帝之元年六年單于與中郎將臧旻出鴈門擊鮮卑檀石槐大敗而還是歲單于薨子呼徵立單于呼徵光和元年靈帝熹平七年改爲光和元年立二年中郎將張脩與單于不相能脩擅斬之

更立右賢王羌渠爲單于脩以不先請而擅誅殺檻車徵詣廷尉抵罪（前書注曰抵至也殺者死張脩故斷單于呼徵故至其罪也）單于羌渠光和二年立中平四年（靈帝光和七年改爲中平）前中山太守張純反畔遂率鮮卑寇邊郡靈帝詔發南匈奴兵配幽州牧劉虞討之單于遣左賢王將騎詣幽州國人恐單于發兵無已五年右部醢落與休著各胡白馬銅等十餘萬人反攻殺單于

單于羌渠立十年于右賢王於扶羅丘（於扶羅即是前趙劉元海之祖也其元海爲亂晉之首）持至尸逐侯單于於扶羅中平五年立國人殺其父者遂畔共立須卜骨都侯爲單于而於扶羅詣闕自訟會靈帝崩天下大亂單于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兵寇河內諸郡時民皆保聚鈔掠無利而兵遂挫傷復欲歸國國人不受乃止河東（遂止河東平陽也）須卜骨都侯爲單于一年

而死南庭遂虛其位以老王行國事單于於扶羅立七年死弟呼厨泉立 於扶羅即劉厨泉即元海之叔祖 單于呼厨泉興平二年 獻帝初平五年改爲興平元年○劉攽曰案下文立字當屬此句 立以兄被逐不得歸國數爲鮮卑所鈔建安元年獻帝自長安東歸右賢王去卑與白波賊帥韓暹等侍衛天子拒擊李傕郭汜及車駕還洛陽又徙遷許然後歸國 謂歸河東平陽也 十一年單于來朝曹操因留於鄴 留呼厨泉於鄴而遣去卑歸監其國焉

論曰漢初遭冒頓凶黷種衆強熾高祖威加四海而窘平城之圍 前書二云高祖自將兵三十二萬擊韓王信先至平城冒頓縱兵三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故歌曰平城之事甚大苦七日不得食不能彎弓弩得陳平秘計然後得免也 太宗政鄰刑措不雪憤辱之恥前書贊曰斷獄四百幾致刑措幾近也今言政鄰刑措亦近也 逮孝武亟興邊略有志匈奴赫然命將戎旗星屬 如衆星之相連

屬言其多候列郊甸火通甘泉列置候兵於近郊畿天子在甘泉宮而烽火時到甘泉宮也而猶鳴鏑揚塵出入畿內鳴鏑即匈奴之前也謂匈奴白羊樓煩王在河南去京師一千餘里古者王畿千里言匈奴寇邊即出入畿內世宗逐樓煩白羊始得河南之地以築朔方今夏州是也按夏州去京師一千二百里至於窮竭武力單用天財單盡也言盡用天下之財歷紀歲以攘之寇雖頗折而漢之疫耗略相當矣漢武好征戶口減半即是死亡與殺匈奴相當也宣帝值虜庭分爭呼韓邪來臣乃權納懷柔恩為邊衛虜庭分爭謂五單于國呼韓邪遂來臣服曰請款關永為邊衛前書

南匈奴

云日逐王薄胥堂為屠耆單于呼揭王為呼揭單于奠鞬王為車犂單于烏韓邪并呼韓邪凡五單于也罷關徼之儆息兵民之勞匈奴既降北庭不儆備勞者並得休息也龍駕帝服鳴鍾傳鼓於清渭之上案前書宣帝甘露二年正月呼韓邪朝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者稱臣而不名禮畢使者導單于宿長平上自甘泉宿池陽宮詔單于毋謁左右當戶及羣臣皆列觀及諸蠻夷君長王侯數萬人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劉攽曰[illegible]贊謁者案文多一者字南面而朝單于朔易無復匹馬之蹤匈奴即降朔方易水之地更無匈奴匹馬之蹤也六十餘年矣後王莽陵篡擾動戎夷自宣帝甘露二年至平帝末年北邊

無匈奴之盜王莽陵篡之後狼心復生前書贊曰三世稱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志干戈之役後六十餘歲之間遭王莽篡位始開邊隙三世謂元帝成帝各爲一世哀平二帝皆元帝之孫共爲一世故三世也王莽執政始開邊隙也續以更始之亂方夏幅裂更始無道擾亂方內諸夏如布帛之裂也自是匈奴得志狼心復生乘聞侵佚害流傍境及中興之初更通舊好及光武中興更通壹元之舊好報命連屬金幣載道報命相屬言其往來不絕金帛常載於道言其賞遺常行而單于驕踞益橫內暴滋深世祖二年令中郎將韓統報命賂遺金帛以通舊好而單于驕踞自比冒頓對使者辭語

南匈奴

悖慢也世祖以用事諸華未遑沙塞之外遑暇也忍愧思難徒報謝而已雖得驕踞悖慢之詞而忍其羞愧思其患難但以善言報謝而已徒但也因徙幽并之民增邊屯之卒移徙幽并之人增益邊屯之戍卒及關東稍定隴蜀已清其猛夫扞將莫不頓足攘手爭言衛霍之事爭言衛青霍去病世宗之代北伐匈奴之事也帝方厭兵閒脩文政未之許也帝厭其用兵欲脩文政未許猛夫扞將之事其後匈奴爭立日逐來奔願脩呼韓之好以禦北狄之衝此季父孝單于輿以北爲

古萬鞬日逐王日逐即南匈如單于此也奉蕃稱臣永爲外扞天子總攬羣策和而納焉總覽羣臣之策善均從衆與之和同而納其降款也乃詔有司開北鄙擇肥美之地量水草以處之馳中郎之使盡法度以臨之制衣裳備文物加璽紱之綬正單于之名於是匈奴分破始有南北二庭焉讎釁既深互伺便隙控弦抗戈覘望風塵雲屯鳥散更相馳突至於陷潰創傷者靡歲或寧而漢之塞

南匈奴

地晏然矣由南北一庭自相馳突而漢之塞地晏然無事矣後亦頗爲出師并兵窮討命竇憲耿夔之徒前後並進皆用果譎設奇數異道同會究掩其窟穴躡北追奔軍走曰北也三千餘里北虜烏孫遂奔漠北乃空其地三千餘里也遂破龍祠焚罽幕阬十角梏閼氏械在手曰梏音古督反銘功封石倡呼而還刻石立銘於燕然山猶前書霍去病登臨瀚海封狼居胥山也單于震懾屏氣蒙氈遁走於烏孫之地而漠北空矣漠北既空宜即遷南虜以居之若因其時

埶及其虛曠還南虜於陰山歸河西於內地河西虜衆居之于時遂爲邊境若還南虜於陰山即爲內地也上申光武權宜之略下防戎羯亂華之變戎羯之亂興於永嘉之年績勒燕然乃居永元之歲中人以上始可預其將來竇憲庸才寧可責其謀慮使耿國之筭不謬於當世建武二十四年八部大人共立此爲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永爲蕃蔽扞禦北方帝用五官中郎將耿國議乃許之也袁安之議見從於後王竇憲欲立北單于安議不許也平易正直若此其弘也若從耿國袁安之讓即言平易正直之道如此之弘遠也而竇憲矜三捷之効忽經世之規狼戾不端專行威惠三捷言勝也自矜功伐專行威惠爲臣不忠即其人也又章和二年竇太后臨朝單于屯屠何上言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并爲一國令漢家長無北念既威北邊即宜成南部更請存立其何惑哉遂復更立北虜反其故庭永元三年將軍竇憲上書請立於除鞬爲北單于朝廷從之四年即授璽綬方欲輔歸北庭會竇憲被誅五年於除鞬自畔還北帝遣將兵長史王輔誘誅之並恩兩護以私已福弃蔑天公言竇憲斬日逐刊石紀功即宜減其北庭以資南部重存胤緒滋生孽裁南北俱存即並恩兩護以私已福乃招其禍斯則棄蔑天公之事也天公謂天子也前書云老禿翁何爲首鼠兩端禿翁即天翁也高祖云幾敗乃公事乃公即汝公也惇史直筆時復存其質言也坐樹大鯁永

言前載何恨憤之深乎由竇憲謂立北庭遂使匈奴滋蔓即是坐樹大鯁永言前事深可恨哉載事也自後經綸失方畔服不一其爲疢毒胡可單言單盡也單與殫用也降及後世翫爲常俗終於吞噬神鄉丘墟帝宅嗚呼千里之差興自毫端失得之源百世不磨矣既勒燕然之後若復南虜於漠北引侍子於京師混并匈奴之區使得專爲一部則荒服無忿爭之跡邊服息征伐之勤此之不行遂爲巨蠹自單于北入居西河美稷之後種類繁昌難以驅逼魏武雖分其衆爲五部然大率皆居晉陽暨乎左賢王豹之子劉元海假稱天號縱盜中原吞噬神鄉丘墟帝宅愍懷二帝沈沒虜庭差之毫

南匈奴

端一至於此百代無滅誠可痛心也

贊曰匈奴既分謂分爲南北庭也羽書稀聞檄書有急即插鳥羽其上也野心難悔終亦紛紜紛紜之事具如上解

劉攽曰章懷注書時分與諸臣此卷不知誰值之最爲淺陋不與前同亦疑其將終篇故持草草耳後之讀者將以爲傳寫之誤聊記之云

南匈奴傳第七十九

烏桓鮮卑傳第八十 范曄 後漢書九十卷

烏桓

烏桓者本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以爲號焉俗善騎射弋獵禽獸爲事隨水草放牧居無常處以穹廬爲舍東開向日食肉飲酪以毛毳爲衣鄭玄注周禮曰毛之縟細者爲毳也貴少而賤老其性悍塞謂不通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以母有族說文曰悍勇也

類父兄無相仇報故也有勇健能理決鬬訟者推爲大人無世業相繼邑落各有小帥數百千落自爲一部大人有所召呼則刻木爲信雖無文字而部衆不敢違犯氏姓無常以大人健者名字爲姓大人以下各自畜牧營產不相傜役其嫁娶則先略女通情杜預注左傳曰不以道取爲略或半歲百日然後送牛馬羊畜以爲娉幣壻隨妻還家妻家無

烏桓

尊卑旦旦拜之而不拜其父母爲妻家僕役一二年間妻家乃厚遣送女居處財物一皆爲辨其俗妻後母報寡嫂死則歸其故夫計謀從用婦人唯鬬戰之事乃自決之父子男女相對踞蹲以髡頭爲輕便婦人至嫁時乃養髮分爲髻著句決飾以金碧猶中國有簂步搖簂音吉誨反字或作爲幗婦人首飾也續漢輿服志曰公卿列侯夫人紺繒幗釋名云皇后首飾上有垂珠步則搖之也婦人能刺韋作文

繡織氀毼廣雅曰氀毼罽也氀音力于反毼音胡達反男子能作弓矢鞍勒勒馬銜也鍛金鐵爲兵器其土地宜穄及東牆東牆似蓬草實如穄子至十月而熟見鳥獸孕乳以別四節俗貴兵死斂屍以棺有哭泣之哀至葬則歌舞相送肥養一犬以彩繩纓牽并取死者所乘馬衣物皆燒而送之言以屬累犬屬累猶付託也屬音之欲反累音力瑞反使護死者神靈歸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如中國人死者魂神歸岱山也博物志太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東方萬物始故知人生命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祠用牛羊畢皆燒之其約法違大人言者罪至死若相賊殺者令部落自相報不止詣大人告之聽出馬牛羊以贖死其自殺父兄則無罪若亡畔爲大人所捕者邑落不得受之皆徙逐於雍枉之地沙漠之中其土多蝮

蛇在丁令西南烏孫東北焉 前書音義曰丁令零烏桓自爲冒頓所破衆遂孤弱常臣伏匈奴歲輸牛馬羊皮過時不具輒沒其妻子及武帝遣驃騎將軍霍去病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五郡塞外爲漢偵察匈奴動靜 偵覘也音丑政反 其大人歲一朝見於是始置護烏桓校尉秩二千石擁節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

昭帝時烏桓漸強乃發匈奴單于家墓以報冒頓之怨匈奴大怒乃東擊破烏桓大將軍霍光聞之因遣度遼將軍范明友將二萬騎出遼東邀匈奴而虜已引去明友乘烏桓新敗遂進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其三王首而還由是烏桓復寇幽州明友輒破之宣帝時乃稍保塞降附及王莽篡位欲擊匈奴興十二部軍使東域將嚴尤

領烏桓丁令兵屯代郡皆質其妻子於郡縣烏桓不便水土懼久屯不休數求謁去莽不肯遣遂自亡畔還爲抄盜而諸郡盡殺其質由是結怨於莽匈奴因誘其豪帥以爲吏餘者皆羈縻屬之光武初烏桓與匈奴連兵爲寇代郡以東尤被其害居止近塞朝發穹廬暮至城郭五郡民庶家受其辜至於郡縣損壞百姓流亡其在上谷

塞外白山者最爲強富建武二十一年遣伏波將軍馬援將三千騎出五阮關(關在代郡)掩擊之烏桓逆知悉相率逃走追斬百級而還烏桓復尾擊援後援遂晨夜奔歸比入塞馬死者千餘匹二十二年匈奴國亂烏桓乘弱擊破之匈奴轉北徙數千里漠南地空帝乃以幣帛賂烏桓二十五年遼西烏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衆向

化詣闕朝貢獻奴婢牛馬及弓虎豹貂皮是時四夷朝賀絡驛而至天子乃命大會勞饗賜以珍寶烏桓或願留宿衛於是封其渠帥爲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內布於緣邊諸郡令招來種人給其衣食遂爲漢偵候助擊匈奴鮮卑時司徒掾班彪上言烏桓天性輕黠好爲寇賊若久放縱而無總領者必復侵掠居人但委主降掾吏蓋當時權置也下兵馬掾亦同也恐非所能制臣愚以爲宜復置烏桓校尉誠有益於附集省國家之邊慮帝從之於是始復置校尉於上谷甯城甯城縣名前書甯縣作寧史記甯城亦作寧城兩字通也開營府并領鮮卑

賞賜質子歲時互市焉及明章和三世皆保塞無事安帝永初三年夏漁陽烏桓與右北平胡千餘寇代郡上谷秋薄門烏桓率衆王無何允○劉攽曰案魏志名無何而已無字此下文降時亦無之緣下有允字

乞字遂此誤有允也與鮮卑大人丘倫等及南匈奴骨都侯合七千騎寇五原與太守戰於九原（九原縣名屬五原郡）漢兵大敗殺郡長吏乃遣車騎將軍何熙度遼將軍梁慬等擊大破之無何乞降鮮卑走還塞外是後烏桓稍復親附拜其大人戎朱廆為漢都尉（廆音胡罪反）順帝陽嘉四年冬烏桓寇雲中遮截道上商賈車牛千餘兩度遼將軍耿晷率二千餘人追擊不利又戰於沙南斬首五百級（沙南縣屬蜀雲中郡有蘭池城）烏桓遂圍晷於蘭池城於是發積射士二千人度遼營千人配上郡屯以討烏桓烏桓乃退永和五年烏桓大人阿堅羌渠等與南匈奴左部句龍吾斯反畔中郎將張耽擊破斬之餘衆悉降桓帝永壽中朔方烏桓與休著屠各並畔中郎將張奐擊平之延熹九年夏烏桓復與鮮卑

及南匈奴鮮卑寇緣邊九部俱反張奐討之皆出塞去靈帝初烏桓大人上谷有難樓者衆九千餘落遼西有丘力居者衆五千餘落皆自稱王又遼東蘇僕延衆千餘落自稱峭王（峭音七笑反）右北平烏延衆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並勇健而多計策中平四年前中山太守張純畔入丘力居衆中自號彌天安定王遂爲諸郡烏桓元帥寇掠

青徐幽冀四州五年以劉虞爲幽州牧虞購募斬純首北州乃定獻帝初平中丘力居死子樓班年少從子蹋頓有武略代立（蹋音大臘反）總攝三郡衆皆從其號令建安初冀州牧袁紹與前將軍公孫瓚相持不決蹋頓遣使詣紹求和親遂遣兵助擊瓚破之紹矯制賜蹋頓難樓蘇僕延烏延等皆以單于印綬後難樓蘇僕延率其部衆

奉樓班爲單于踹頓爲王然踹頓猶秉計策廣陽人閻柔少沒烏桓鮮卑中爲其種人所歸信柔乃因鮮卑衆殺烏桓校尉邢舉而代之表紹因寵慰柔以安北邊及紹子尚敗奔踹頓時幽冀吏人奔烏桓者十萬餘戶尚欲憑其兵力復圖中國會曹操平河北閻柔率鮮卑烏桓歸附操即以柔爲校尉建安十二年曹操自征烏桓大破踹頓於柳城斬之首虜二十餘萬人表尚與樓班烏延等皆走遼東遼東太守公孫康並斬送之其餘衆萬餘落悉徙居中國云

鮮卑

鮮卑者亦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故因號焉其言語習俗與烏桓同唯婚姻先髡頭以季春月大會於饒樂水上（水在今營州北）飲讌

畢然後配合又禽獸異於中國者野馬原羊角端牛以角爲弓俗謂之角端弓者郭璞注爾雅曰原羊似吳羊而大角出西方前書晉義曰端角似牛角可爲弓又有貂豽鼲子皮毛柔蝡豽音女滑反鼲音胡昆反貂鼲並鼠屬豽猴屬也故天下以爲名裘漢初亦爲冒頓所破遠竄遼東塞外與烏桓相接未常通中國焉光武初匈奴強盛率鮮卑與烏桓寇抄北邊殺略吏人無有寧歲建武二十一年鮮卑與匈奴入遼東遼東太守祭肜擊破之斬獲殆盡事已具肜傳由是震怖及南單于附漢北虜孤弱二十五年鮮卑始通驛使○劉攽曰案驛當作譯見上其後都護偏何等詣祭肜求自効功因令擊北匈奴左伊育訾部斬首二千餘級其後偏何連歲出兵擊北虜還輒持首級詣遼東受賞賜三十年鮮卑大人於仇賁滿頭等率種人詣闕朝賀慕義內屬帝

封於仇貢爲王滿頭爲侯時漁陽赤山烏
桓歆志貢等數寇上谷永平元年祭肜復
賂偏何擊歆志貢破斬之於是鮮卑大人
皆求歸附並詣遼東受賞賜青徐二州給
錢歲二億七千萬爲常明章二帝保塞無
事和帝永元中大將軍竇憲遣右校尉耿
夔擊破匈奴北單于逃走鮮卑因此轉徙
據其地匈奴餘種留者尚有十餘萬落皆
自號鮮卑鮮卑由此漸盛九年遼東鮮卑
攻肥如縣（肥如縣故城在今平州也）太守祭參坐沮敗下
徽死十三年遼東鮮卑寇右北平因入漁
陽漁陽太守擊破之延平元年鮮卑復寇
漁陽太守張顯率數百人出塞追之兵馬
掾嚴授諫曰前道險阻賊埶難量宜且結
營先令輕騎偵視之顯意甚銳怒欲斬之
因復進兵遇虜伏發士卒悉走唯授力戰

身被十創手殺數人而死顯中流矢主簿衛福功曹徐咸皆自投赴顯俱歿於陣鄧太后策書褒歎賜顯錢六十萬以家二人爲郎授福咸各錢十萬除一子爲郎安帝永初中鮮卑大人燕荔陽詣闕朝賀鄧太后賜燕荔陽王印綬赤車參駕令止烏桓校尉所居甯城下通胡市因築南北兩部質館（築館以受降賀）鮮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入質是後或降或畔與匈奴烏桓更相攻擊元初二年秋遼東鮮卑圍無慮縣（無慮縣屬遼東郡也）州郡合兵固保清野鮮卑無所得（清野謂牧斂積聚不令寇得之也）復攻扶黎營殺長吏（扶黎縣屬遼東屬國故城在今營州東南）四年遼西鮮卑連休等遂燒塞門寇百姓烏桓大人於秩居等與連休有宿怨共郡兵奔擊大破之斬首千三百級悉獲其生口牛馬財物五年秋代郡鮮卑萬餘騎遂穿

塞入寇分攻城邑燒宮寺殺長吏而去乃發緣邊甲卒黎陽營兵屯上谷以備之冬鮮卑入上谷攻居庸關復發緣邊諸郡黎陽營兵積射士步騎二萬人屯列衝要六年秋鮮卑入馬城塞殺長吏馬城縣名屬代郡也度遼將軍鄧遵發積射士三千人及中郎將馬續率南單于與遼西右北平兵馬會出塞追擊鮮卑大破之獲生口及牛羊財物甚

衆又發積射士三千人馬三千匹詣度遼營屯守永寧元年遼西鮮卑大人烏倫其至鞬率衆詣鄧遵降奉貢獻詔封烏倫爲率衆王其至鞬爲率衆侯賜綵繒各有差建光元年秋其至鞬復畔寇居庸雲中太守成嚴擊之兵敗散曹楊穆以身捍嚴與俱戰歿鮮卑於是圍烏桓校尉徐常於馬城度遼將軍耿夔與幽州刺史龐參發廣陽

漁陽涿郡甲卒分爲兩道救之常夜得潛出與蹇等并力並進攻賊圍解之鮮卑既累殺郡守膽意轉盛控弦數萬騎延光元年冬復寇鴈門定襄遂攻太原掠殺百姓二年冬其至鞬自將萬餘騎入東領候分爲數道攻南匈奴於曼柏縣名屬蜀五原郡也奠鞬日逐王戰死殺千餘人三年秋復寇高柳擊破南匈奴殺漸將王順帝永建元年秋鮮卑其至鞬寇代郡太守李超戰死明年春中郎將張國遣從事將南單于兵步騎萬餘人出塞擊破之獲其資重二千餘種時遼東鮮卑六千餘騎亦寇遼東玄菟烏桓校尉耿曄發緣邊諸郡兵及烏桓率衆王出塞擊之斬首數百級大獲其生口牛馬什物鮮卑乃率種衆二萬人詣遼東乞降三年四年鮮卑頻寇漁陽朔方六年秋耿

暴遣司馬將胡兵數千人出塞擊破之冬
漁陽太守又遣烏桓豪人扶漱官勇健（漱音所救反）
獲牛馬生口烏桓豪人扶漱官勇健
每與鮮卑戰輒陷敵詔賜號率衆君陽嘉
元年冬詣暴遣烏桓親漢都尉戎朱廆率
衆王侯（衆王侯長也）詣闕貢獻詔賜號率衆君陽嘉
衆王侯出塞抄擊鮮卑大斬獲而還賜出歸
等已下爲率衆王侯（言率將胡王等出塞後乃封爲率）長賜綵繒各有差鮮

卑後寇遼東屬國於是暴乃移屯遼東無
慮城拒之二年春匈奴中郎將趙稠遣從
事將南匈奴骨都侯夫沈等出塞擊鮮卑破
之斬獲甚衆詔賜夫沈金印紫綬及縑綵
各有差秋鮮卑穿塞入馬城代郡大守擊
之不能克其後至鞮死鮮卑抄盜甚稀桓
帝時鮮卑檀石槐者其父投鹿侯初從匈
奴軍三年其妻在家生子投鹿侯歸怪欲

殺其妻言當晝行聞雷震仰天視而雹入
其口因吞之遂孕身十月而產此子必有
奇異且宜長視投鹿侯不聽遂棄之妻私
語家令收養焉名檀石槐年十四五勇健
有智略異部大人抄取其外家牛羊檀石
槐單騎追擊之所向無前悉還得所亡者
由是部落畏服乃施法禁平曲直無敢犯
者遂推以爲大人檀石槐乃立庭於彈汗
山歡仇水上歡音昌悅反去高柳北三百餘里
兵馬甚盛東西部大人七皆歸焉因南抄緣
邊北拒丁零東卻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
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網羅山川水澤
寇雲中延熹元年鮮卑寇邊冬使匈奴中
郎將張奐率南單于出塞擊之斬首二百
級二年復入鴈門殺數百人大抄掠而去

六年夏千餘騎寇遼東屬國九年夏遂分騎數萬人入緣邊九部並殺掠吏人於是復遣張奐擊之鮮卑乃出塞去朝廷積患之而不能制遂遣使持印綬封檀石槐爲王欲與和親檀石槐不肯受而寇抄滋甚乃自分其地爲三部從右北平東至遼東接夫餘濊貊二十餘邑爲東部從右北平以西上谷十餘邑爲中部從上谷以西至敦煌烏孫二十餘邑爲西部各置大人主領之皆屬檀石槐檀石槐立幽并涼三州緣邊諸部無歲不被鮮卑寇抄殺略不可勝數熹平三年冬鮮卑入北地太守夏育率休著屠各追擊破之遷育爲護烏桓校尉五年鮮卑寇幽州六年夏鮮卑寇三邊秋

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

能禽滅朝廷未許先是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被原欲立功自効乃請中常侍王甫求得爲將甫因此議遣兵與育并力討賊帝乃拜晏爲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朝堂議郎蔡邕議曰書戒猾夏湯伐鬼方尚書舜典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猾亂也易既濟九三爻辭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前書淮南王安曰鬼方小蠻夷也音義曰鬼方遠方也周有獫狁蠻荆之師詩小雅曰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漢有閒顏瀚海

之事武帝使大將軍衛青擊匈奴至闐顏山斬首千餘級使霍去病擊匈奴封狼居胥山登臨瀚海也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埶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存遠略志闢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強胡西伐大宛東并朝鮮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饒數十年閒官民俱匱乃興鹽鐵酒榷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武帝使東郭咸陽等領天下鹽鐵敢私鑄錢賣鹽者鈇左趾榷專也官自賣酒人不得賣也又筭緡錢率緡錢二千而筭一令各以其物自占占不

悉聽人告緡以半與之音義曰緡絲也用以貫錢故曰緡錢一筭百二十也民不堪命起爲盜賊關東紛擾道路不通武帝天漢二年泰山琅邪羣盜徐勃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鈇鉞而並出武帝使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仗斧分部逐用也既而覺悟乃息兵罷役封丞相爲富人侯封丞相平千秋爲富人侯以明息思富養人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武帝時齊相主父偃諫伐匈奴之辭夫以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富充實○劉攽曰案富字當作賦所拓廣遠猶有悔焉況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自匈奴遁逃鮮卑強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爲賊有漢人逋逃爲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熲鮮卑種衆不弱于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衆人

轉運無已是爲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垂之患手足之蚧搔中國之困胷背之瘭疽（蚧音介搔音新到反椑蒼曰瘭音必燒反杜預注左傳曰瘭猶惡創也）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恥呂后弃慢書之詬（詬恥也音許豆反）方之於今何者爲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蹙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蹙國解見西域傳）豈與蟲螘校寇

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今本朝爲之旰食乎（旰也左傳伍子胥曰楚君大失旰食乎○劉攽曰今本朝案文今當作令）夫專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敗衆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也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校報也）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廝輿之卒（前書音義曰廝微也輿衆也）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而猶爲大漢羞之而

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乎得失不可量邪昔珠崖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而下詔曰珠崖背畔今議者或曰可討或曰棄之朕日夜惟思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通于時變復憂萬民夫萬民之飢與遠蠻之不討何者爲大宗廟之祭凶年猶有不備況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以相贍又當動兵非但勞民而已其罷珠崖郡此元帝所以發德音也夫邨民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況障塞之外未嘗爲民居者乎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略史記曰李牧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不入幕府爲士卒費謹烽火邊無失亡也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前書王莽發三十萬衆十道出擊匈奴莽將嚴尤諫曰匈奴爲害所從來久未聞上代有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宣王時猃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出征之盡竟而還是得中策武帝選將練兵深入遠戍兵連禍結三十餘年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築長城之固以喪社稷是爲無策班固曰

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帝不從（左傳曰楚大夫遠啓彊對楚靈王曰晉之事君吕曰可矣靈王曰晉之事君吕曰可矣）遂遣夏育出高柳田晏出雲中匈奴中郎將臧旻率南單于出鴈門各將萬騎三道出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帥衆逆戰育等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將數千騎奔還死者十七八三將檻車徵下獄贖爲庶人冬鮮卑寇

遼西光和元年冬又寇酒泉緣邊莫不被毒種衆日多田畜射獵不足給食檀石槐乃自徇行見烏巢秦水廣從數百里水停不流（從音子用反）其中有魚不能得之聞倭人善網捕於是東擊倭人國得千餘家徙置秦水上捕魚以助糧食光和中檀石槐死時年四十五子和連代立和連才力不及父亦數爲寇抄性貪淫斷法不平衆畔者半

後出攻北地廉人善弩射者（廉縣名屬北地郡）射中和連即死其子騫曼年小兄子甩頭立後騫曼長大與甩頭爭國衆遂離散甩頭死弟步度根立自檀石槐後諸大人遂世相傳襲

論曰四夷之暴其勢互彊矣匈奴熾於隆漢西羌猛於中興而靈獻之間二虜迭盛石槐驍猛盡有單于之地踞頓凶桀公據

遼西之土其陵跨國中結患生人者靡世而寧焉然制御上略歷世無聞周漢之策僅得中下將天之冥數以至於是乎

贊曰二虜首施鯁我北垂道暢則馴時薄

先離

烏桓鮮卑傳第八十